

耐安類稿



食古錄一卷

丁亥

諸警陳

書山志草

不願

厚

孟子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或
問小注此亦是堯王欲取燕故引之手文武之道耳非謂
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
也閏四月下同

書百工熙哉江氏聲△注音疏工讀爲功周禮肆師凡師
不功康成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工爲功古者工與功
同字

食古錄

卷一

一

禮哀公問不過乎物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己不過乎物
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偉按今本家語作不過乎合天道也朱子所見本與今異
不閉其久朱子曰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

仲尼燕居子曰師尔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
能食之不能教也朱子曰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
而文特詳疑脫簡在此偉按今本家語并子曰師十

孟子告子下篇傅高子爲高叟趙注高子年長其公孫丑

下篇注叁人孟子弟子偉疑弟子似不應傅叟任翼聖云

高子子夏門人又事孟子年老矣故孟子傅曰叟朱注公孫丑下

篇注孟子弟子此篇注叁人似
二八任說載約旨未知何本

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王氏安石曰先公非卑于先王而所服止于鷩冕者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衮以臨之非敬也

禮玉藻唯君有黼裘以善省惠氏士奇云聽誓命省牲鑊也

見禮說司服下

余疋十曰火龜郭注猶火鼠邢疏引郭山海經大荒西經注云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文獻通攷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

諸薄蓋卽耆薄音轉

國東有馬

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

食古錄

卷一

二

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若小垢汙則投火中復更精潔偉嘗見

載有

純皇帝火浣布詩云聞有火浣布出蜀越舊聽取視敕督臣隨獻言情形番地王蠻山草根石縫生又號不朽木其性純陰精績以織爲布窮簷日月恆油漬或致汚投火烈燄明燄息布如洗因以數段呈試之如所言火浣誠副名初非奇特物未見斯疑驚耆薄爾雅疏大秦漢書評豔僂異地珍耳食傳虛聲然則注疏說不足據矣

穀梁僖二十二年傳信而不道何以爲道王氏經義述聞云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

故下云信而不道何以爲信與上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讓本

又改信 六月下同 爲道

禮表記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至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陳氏集說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牲禮樂至盛之下

欽定禮記義疏此承上不違龜筮言卜日既定而後以牲牲禮樂至盛奉之則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所謂無害無怨總歸重不違龜筮上如陳說則禮樂至盛豈有卜而用之者

食古錄

卷一

三

禮縮衣葉公之顧命江氏永云葉當爲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注謂沈諸梁誤矣彼文云

變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汝無以奔喪至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

卽位與主人哭成踊龔鄭注不言袒言襲者容至衰親者

或袒可

欽定禮記義疏此襲字當是衍字上子奔父母喪在墓不袒不應至衰以下有袒也

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朱氏集解有子之喪有子職之喪也焦氏正義引顧氏日知錄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又引毛氏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

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
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檀弓
云子夏喪其子曾子弔之禮凡僦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
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
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潛研堂集
云儀禮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
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故其喪也父爲之
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 七月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家引此章爲當時有爲貧而苟祿
者發又云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爲貧而

食古錄

卷一

四

仕者發王氏步青云知出位之罪則愈宜安卑貧知竊祿
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方見得兩句都是爲爲貧者
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偉按此甚得朱注意時解泥
定首尾兩句以爲孟子主意而以中間爲貧而仕諸文爲
陪襯非是 九月下同

左氏桓六年傳接以大牢杜解以禮接夫人顧氏杜解補
正引傅氏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偉按內則本明云接
子孔疏申杜殊強

書多方余乃迪屢不靜今本孔傳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江
氏聲云我道尔者數矣尔乃數道猶不安靜康誥迪屢未
同此之謂

禮曲禮上賢者狎而敬之六句注疏解上二句謂狎也

訓近也

敬賢者畏愛賢者朱子曰六句文意大同皆冢賢者二

字爲文言皆眾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舊注非是

十月下同

春秋宋外唯虞虢偃公公穀皆不以爲公爵崔氏應榴曰

僖五年經書晉人執虞公與書執衛侯執曹伯書法一例

則虞之本公爵可知虢公晉侯朝王王之享侑賜玉馬皆

同傳曰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明明說諸

侯亦非以虢曾爲王卿士也則虞虢之公確是五等之爵

不得以公羊天子三公偁公之說爲解然虞虢爵列爲公

之故前儒皆不得其說周之同姓勛如周公亦祇封侯何

以虞虢獨公賈公彥周禮疏謂虞虢殷時偁公至周不進

食古錄

卷一

五

不退仍守公封說甚無據厚參王氏駁之是矣愚竊以虞

之封以太伯伯以天下讓封虞以公所以崇伯之德虢之

封以虢叔迪教五臣虢叔偁首封虢以公所以報叔之功

偉按崔說得之周之懿親虞虢屬爲最尊而又皆有非常

功德則膺公爵宜也

禮曲禮上若夫坐如尸立如參鄭注若夫言若欲爲丈夫

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

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

參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爲人子之道也記者取此六字而

若夫二字失于刪去鄭康成以丈夫解之繆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朱子曰陸農師點聖人作是句

爲禮以教人是一句陳氏集說從之

欽定義疏云不必然也樂記一言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一言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枳楬塙簾可皆於作字絕句乎

下卿位鄭注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米至而下車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爾卿是也

欽定義疏疑是路門外正朝之位其左右皆卿大夫日治事之所故君出過此乃升車入至此卽下車以爲敬也若內朝之位則宗人嘉事也朝臣有復逆乃入不下卿日朝之位而下卿不常入之位乎偉謹按鄭云卿之朝位正指路門外治朝之位言燕射之位不得言朝位又呂氏大臨云卿立於位以俟君君過之則下非卿之虛位也按經云下卿位則不論卿之在否矣

食古錄

卷一

六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鄭注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孔疏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掃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澄曰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彗卹句勿驅二字句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曰顧氏炎武云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

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十二月

易蠱初六象傳意承者也王注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楊氏簡云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

賁其須王注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于上故

食古錄

卷一

七

賁其須也朱氏震云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戎事不邇女器杜解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顧氏補正引傅氏云戎事尙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僖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杜解委質謂屈膝而君事之孔疏質形體也屈膝而委身體于地補正引傅氏云質古贄字

易履錯然敬之无咎王注錯然者警慎之兒也程傳錯然謂交錯也朱子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馮氏當可云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

幾微每萌于初動之時故戒其初胡氏一桂云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

禮檀弓免焉鄭注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它邦乃袒免

欽定禮記義疏就本文玩之弓之來弔似未知仲子之舍孫故怪聞其事趨而就子服伯子問也所以免者酌弔朋友之禮從厚耳如子游之弔錫裘曾子襲裘同母異父昆弟或空衰或大功從母之夫舅之妻或云無服或云同爨總此等禮文當時卽無一定檀弓之免似如此喪服記朋友在它邦袒免檀弓免耳未純用它邦無主之禮譏弔之說不足據也

食古錄

卷一

八

戊子

左氏宣八年傳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解舒蓼二國名孔疏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之非也江氏永云杜于文十四年注云舒蓼卽羣舒此言二國非也然二國亦非轉寫之誤劉炫規之不得謂其非此舒蓼與文五年之蓼不同蓼在安豐舒蓼在舒城疏亦誤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五月

禮檀弓下巫先拂柩孔氏君臨臣喪節疏荆人使公親從

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于殯非爲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絨殯而禭是既殯也

六月下同

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大小不叁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賈疏中气而則爲歲朔

气市則爲年

偉按古置閏在歲終則未有朔气中气之說

錢氏大昕駁賈申鄭

謂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叁正之以閏戴氏震駁

食古錄

卷一

九

鄭謂曆法掌于馮相氏大史所掌推步不屬焉其自立說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王氏引之駁鄭云中數朔數一周皆歷四時而成歲可謂之歲亦可謂之年其駁戴以自立說云年猶歲耳夏官司土掌羣臣之叛辨其年歲年與歲正同義古人之文自有複語如地官屢言土地人民又何疑于年與歲之同義而並舉乎左氏宣十二年傳遂圍蕭蕭潰顧氏杜解補正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

偉按指蕭潰二字

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

言家傳于蕭也

禮王制其中有中土下土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徐氏師曾云此當在上土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謂中土三倍于上土之數下土三倍于中土之數也

易上下篇卦數朱子語類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其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恆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

食古錄

卷一

十

孟子孟子自參葬於魯閻氏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張尔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耶孔子之鄉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今本作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其證也又曰史記僂孟子鄒人猶僂子路下人也之類又引自參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又

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

見通氏孟
子題辭

不知何時分適鄒

家爲鄒人猶歸葬于魯者太公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

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易又非魯地疑

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

季氏本嘯讀禮疑圖云公田爲廬舍之說起于穀梁

宣十
五年

傳古者公田爲居
井竈菽韭盡取焉

而諸儒豕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

合孟子五畝之宅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

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

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

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桑而死徙無出鄉又同

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

食古錄

卷一

十一

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

疇徒居國邑人誰樂之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廬

舍信南山之詩云中田有廬蓋其家各就田中小苦茅舍

以爲息勞守畝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正當其中也蓋

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取于便

農功邇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

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

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

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

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

之區而已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聖王處士就閒燕處

工就官府廵商就市井廵農就田野韋昭謂國都城郭之
域惟土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若廵農
在官府市井之間雜之甚矣

禮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
政孔疏大夫采地之民徙于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

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

偉按孔說于將

字本說諸侯之民來徙于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

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

欽定禮記義疏來徙家謂它國來徙而家於此蓋徙於諸
侯自我國而往者具饌糧備械器其時猶少故止三月不

從政若徙而來家於此則授之田里垣墉畝澮皆非素習

食古錄

卷一

十一

故期不從政也若大夫之邑卽諸侯之邑其民卽諸侯之
民役使無不均也大夫豈有私結其民之術哉

方十里者爲田九百畝節

欽定禮記義疏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是漢儒硬做者算法
是也若論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

畝之地卽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卽可授一餘夫此
方田之法所以列爲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

其井而方之也今之積步法卽古之方田法東與西井而
折半南與北井而折半則不方者皆方矣若謂古之井無

不方者則方田一數又安用哉

左氏成三年傳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解播殖之物各從

土宜陸氏云物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禮月令毋肆掠鄭注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應氏鏞云肆縱也肆掠任意笞箠雖輕刑不可縱也偉按孔疏以毋肆爲大逆不孝之徒殺則埋之可謂善救鄭說然此等不可著爲常令不如應說爲安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鄭注上二句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于墨者今以純易之月斷刑決罪與無有壞墮自相違似非高氏誘云微舍已伏于下故斷薄刑決小罪以應之偉按舍至五月中節方生四月無微舍伏下高說亦非徐氏師曾

食古錄

卷一

三

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卽斷決之罪之小者卽決遣之繫之輕者卽縱出之今時熱審減刑卽其制

毋燒灰鄭注爲傷火氣也火之氣于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

欽定禮記義疏呂氏春秋作毋燒炭與後乃伐薪爲炭相對文義甚明

審斷決獄訟釋文出審斷決丁亂反蔡徒管反一讀絕句決字下屬方氏慤云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偉按陳氏集說從之于文

勢究未安徐氏師曾云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

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按徐句讀不誤然指用刑言則非五刑無折也蔡

氏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陸氏佃云

非直以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療之而愈則罪又有未減者矣

七騶鄭注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孔疏引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按謂種馬駕玉輅金馬駕戎輅田馬駕田輅

金輅道馬駕象輅戎馬駕騶馬駕宮中役車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

欽定禮記義疏田以習戎金輅玉輅象輅非所當駕且尙強尙疾騶馬又安用之恐是天子六軍分別左右親軍虎賁居中故爲七也七月下同

左氏成六年傳且民從教杜解無災患顧氏補正云言馴習于上之教令

禮月令省婦事鄭注省婦事所以靜衾類也釋文省所景

食古錄

卷一

古

反注同孔疏減省婦人之事方氏慤云省省察之也偉按方讀悉并反得之

飭死事鄭注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欽定禮記義疏死事與喪大記復而後行死事意同蓋承孟冬飭喪紀來孟冬飭之此又飭之者蓋王道之始在養生喪死之無憾故慎重如此

命之曰暢月鄭注暢猶充也孔疏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姚氏舜牧云暢達也時月當閉而我暢之命之曰暢月與後名之曰逆同義見失時之甚也

左氏成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杜解養威儀以致福顧

氏杜解補正引陸氏云漢書律歷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顏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氏左傳正義亦云往適于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但杜顏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于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尔又引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偉按阮氏校勘記所言略同孔疏亦云之往也若作養之以福則訓往致不可通經文互倒無疑也顧氏駁杜顏解处亦精密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顧氏杜解補正云一篇之中偁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

食古錄

卷一

五

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偁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禮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也旄人教夷樂則胥以鼓節之陳氏祥道云南所謂象箭南籥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周禮鞀鞀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鞀鞀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

左氏成十六年傳皆曰國土在且厚不可當也杜解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眾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孔疏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疆賁皇言楚疆故云皆曰也若如服

言賁皇旣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臧氏琳云此當從服注皆曰國土在且厚不可當者卽所謂伯州犁以公卒告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也苗賁皇正以楚之王卒不可當故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以皆曰之文爲晉侯左右之言此則改舊義而失之甚焉者也

禮禮運山出器車鄭注器謂若銀饗丹飴也孔疏引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朱氏彬云司馬相如上林賦象輿婉倬於西清裴駟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記雜出于漢人之手疑瑞應車卽器車之類與倬倬按如食古錄

卷一

十六

注疏說似器車爲二物以上下文例之當爲一物蓋朱說得之抑孔疏所謂山車亦卽瑞應車之屬歟然此等正不必深究

襄七年傳衡而委蛇必折杜解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傅氏遜云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倬倬按傳說從亦無悛容生意于文義爲切上文委蛇委蛇杜訓順兒亦不如傳訓自得之兒爲

安 九月下同

禮郊特牲縣弧之義也鄭注男子生而設弧于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孔疏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欽定禮記義疏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蓋示人以有志於所事何嘗示人以所未能若縣弧果以所未能則此亦直以不能辭之可矣何必辭以疾要知所謂縣弧之義者蓋惟義本當能而不能則非縣弧立志之義故第託疾辭之庶無負於其義耳

天子大蜡八孔疏卽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釋文同王氏肅分貓虎爲三而去昆蟲呂氏大臨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徐氏師曾云八神以下經文爲正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偉按徐說本陳氏祥道又張子說亦同而敘百種于末

食古錄

卷一

七

所以交於日明之義也鄭注且當爲神篆字之誤也王氏引之云汗簡曰古尙書神作𠄎左畔之𠄎古示字說文爪字說文冒籀文申與右畔相似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𠄎集韻神古作𠄎脫去上半而爲且矣

詩不長夏以革毛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呂氏祖謙云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朱氏駿聲云夏暇也以與也按上句以字朱子亦訓與革亟也猶孟子勿忘勿助長意書多方須夏之子孫鄭注夏之

言暇今書作須暇蓋鄭本作夏也見本詩首章疏漢靈臺碑云日稷不夏

禮內則父母有婢子鄭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黃氏震云婢子古說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

子直言婢耳

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解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劉氏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陸氏釋文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或曰列女傳佯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爲誤案成二年楚侵及易橋孟孫往賂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

食古錄

卷一

六

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姊歸于宋伯者長偁九年始嫁則爲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辛以成公卽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

十月下同

禮玉藻立容辨卑毋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

休玉色吳氏澄云舊註以立容辨至玉色合上戎容四句

共爲一節孔疏標戎容至玉色云此一節明戎容之體今案五句于戎容無所

當宜別爲一節

左氏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釋文厚本或作郈音同阮氏校勘記云按李注文選嵇康哀憤詩引作郈成叔惠棟云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卽厚成叔也厚與郈通世本作厚外傳作郈禮記作后左氏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

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鄭注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按戴聖聞人通馬融輩主五世之適賀循虞喜庾蔚之孔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譙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長子爲不繼祖劉智釋疑曰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子父則禰于子則祖也按二說似近得之然須再參

食古錄

卷一

左氏襄十九年傳諸子仲子戎子杜解諸子諸妾姓子者顧氏炎武云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似之子荼孽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禮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吳氏澄云其一親親承上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由子以下皆親親之下殺也其二尊尊承上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由父而上皆尊尊之上殺也其三名其四出入承上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而言名者彼女來配

此男出者此女往配彼男入者已嫁而反其五長幼承上長長旁治兄弟而言由長而上又有旁尊之上殺由幼而下又有旁卑之下殺也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于人道之四親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于人而服也故殿于五術之後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注以尊尊爲君服失之偉按吳說于本篇文義似貫串然鄭說較該括又吳以子孫序祖禰之上究未安俟參

樂記奮至德之光鄭注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孔疏謂用上諸樂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來降也陸氏佃云至德之光以樂而奮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十一月下同

食古錄

卷一

三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解御王車者王氏引之云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卽御僕下土十有二人是其證禮樂記聲淫及商何也鄭注解爲貪商孔疏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

欽定禮記義疏國語牧野之事音皆尙宮偉謹按見周語下王將鑄無射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見大司樂而當時有淫而及商聲者

故知非武音若武樂果有此音則武王殺伐之心動而志荒矣賈知武王無此心故夫子亟許之

武王克殷反商鄭注反當爲及今本注疏反下衍商字字之誤也及

商謂至紂都也孔疏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吳氏澄云反復也反商謂克商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璋按吳說得之史記樂書亦作反商在族長鄉里之中王氏引之云族長皆鄉黨之屬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百家爲族三百五十家爲長也故與鄉里並言或曰舜典正義引作族黨長蓋黨之譌案釋文族長丁丈反正義釋下文附親萬民也句曰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亦作族長無作黨者舜典正義所引蓋亦作長校書者誤改爲黨耳學者多聞族黨少聞族長則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矣

食古錄

卷一

三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杜解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顧氏炎武云辰陵之盟

十二月下同

襄二十六年傳吾子獨不在寡人杜解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顧氏炎武云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杜解以舉材能比叔向陸氏祭云令其祿秩比叔向解非

食古錄一卷終

待質錄一卷

諸暨陳 偉

丁亥

左宣十五年傳結艸之事此果報之說之見于經而最古者然倖竊疑之顛以生一女子獲報是已使老人第脫顛于厄誰曰不宜乃必殺回以為之功夫回何罪以兒文私恩殺一男子之豪傑者獨無報乎且傳本謂冥報不爽乃殺人酬私如陽間擊豕酬恩者然何爽如之若謂回合死于顛手則老人又為貪天為功辜恩甚矣姑記以俟質甲申九月

儀禮喪服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待質錄

卷一

一

也不祖公子倖按始封君固不立祖庶然必無不立四親庶之理其遞祧之後不知此四主藏于何所若同藏祖廟夾室則是以高曾祖禰而元曾孫子之旁也且祫祭時與否尤多窒礙當時不知何以處之抑豈祧後埋之而不復再祭乎俟問我

朝

太廟後殿正所以處此

十一月下同

庶之祧毀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傳世無窮而國之財物人之精力有限故不得不為此制然倖按周制子死立孫則其遞立曾孫元孫可知設有元孫承高祖後者在諸侯則喪畢四庶皆當並祧已似未安若大夫則以曾元承高曾

後者初死即在祧例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豈有以斬衰

喪之喪畢而不一爲庶祭之禮不知當時如何變通

禮雜記士公子附于公子注不敢戚君疏公子之祖爲君

公子不敢祔之祔于祖之兄弟爲公子者偉按公子必多

爲卿大夫旣自有家而使嗣子祔其父主于總麻親屬之

庸喪畢而又奉還而爲所祔者則以功總袒免親屬之主

忽焉而入祖廟又忽焉而還之于人情似皆未安俟參

胡氏

武入孫水武取工書故存一焉是說國上胡空并傳

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南北盤江旣會之後東流有家江北

自貴州來會其水上游名連江連江源出定番州西北繞

州東入廣西界經長寨廳西北而南合西北來一水始曰

待質錄

卷一

二

冢江而叁氏水道提綱無冢江連江名又胡圖北盤合南

盤在感牛村西南其冢江入紅水江

紅水江二盤之總名

則在把蘭

村東南而齊書謂兩盤之合在把蘭東按其所記皆卽胡

圖冢江入紅水江也二者必有一誤豈地屬生苗叁作書

時尙難盡悉至胡圖成于官

文嚴樹

乃得一一勘明邪俟

問迴朝而洞

奉獻而爲祝願者謂以也縣

詩抑序以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朱傳則直以爲自

警而引國語以駁刺王之非偉按朱義甚長惟果不涉王

則此詩當列于國風而不宜入大疋然細翫詩詞則實于

自警爲合而毛鄭訓爲刺王者爲短初疑此詩之作武公

實以自警其後入爲卿也

小疋實之初筵序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鄭箋入爲王卿士得

之因獻此詩于王以寓諷刺是此詩乃武公自警而亦以刺王而序顧倒之者以在大雅自不得不先言刺厲王耳繼

攷竹書紀年及史記衛世家皆云武公卽位于宣王十五

年孔沖遠謂史記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然按下文

年公四十二年犬戎弑周幽王幽王十一年見弑宣王四十六年崩以武公四十二年上溯則其卽

位當在宣王十五年與竹書同也孔失攷是厲王時武公

未爲諸侯孔疏謂不應作詩刺王良是又此時武公年尙

未老與國語年九十五作懿戒以自儆章注懿卽抑亦不合故

孔家以爲追刺近人亦有祖其說者徐氏竹書紀年箋亦用之然追刺

之說于理終屬難信然九十五始作此詩之說亦有不合

詩中曰借曰未知亦聿旣耄則此時必未耄可知曰誰夙

知而莫成必尙夙而未莫可知曰借曰未知亦旣抱子必

待質錄

卷一

三

此時初抱子可知豈國語所謂懿戒非卽此篇而章注爲

誤歟然翫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等語則武公此時已爲諸

侯蓋無可疑是與厲王終不相涉姑闕以俟參

孟子王梁王叁而獨于燕噲讓國子之則以無天子命爲

之罪殊不可曉俟參

孟子去叁五章第二章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又云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又云王庶幾改

之予日望之第五章乃云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又云久於叁非吾志也前後頗似不合俟參

孟子出語人曰數語及王之諸臣三語似皆可已

直隸大陸澤諸書皆謂卽北泊獨叁氏水道提綱則以爲

南洎不知何據

水道提綱廣西思恩府蘆江發源雞籠山北至六燕村入

烏泥江即南北其雞籠山南水則南入右江即西而胡氏

圖則蘆江與雞籠南水通疑胡誤俟問

水道提綱旅順屬寧海縣胡氏圖無寧海而有金州廳不

知何時改置俟問

水道提綱云直隸清水河即會同河今名玉帶河俗曰中

亭河此誤也畿輔通志畿南河渠通論云東淀池所受西

淀之水有二一為會同河一為中亭河本玉帶河之下

流也偉按通志所指會同中亭與會典直隸水道圖說所

云南曰會同河北曰中亭河者合胡氏圖亦同說蓋可據

待質錄

卷一

四

惟玉帶河則胡圖在趙北口之上在西淀東南其水入西

淀是玉帶為西淀近東所會之河與通志及陸稼書畿輔

入府地圖記謂玉帶河在趙北口下者皆不合俟問

水道提綱洮水經臨洮府西偉按今府無之胡氏圖舊臨

洮府在狄道州北方輿紀要狄道西南二百二十里有臨

洮城胡圖狄道西隔洮水有臨洮土司俟詳攷

水道提綱盧家河唐河東南源西流至桐柏縣北境有一

水西南自淮源桐柏山北麓東北流即禮來會胡氏圖此

水與淮水同源南北分流若然又一湘羅與一泡禮社矣

俟問 按風俗通云據禹貢淮水與醴水亦作同源俱導

西流為醴東流為淮始則醴東北出淮東南出自潛流地

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據此則胡氏不誤然空書謂淮源有淮井桐柏縣志亦謂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処湧出卽于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而胡圖淮醴同源在桐柏縣治正西淮井在縣西北是反在醴水一邊矣殊不可曉

孟子中古棺七寸椁俛之自天子達于庶人趙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偉按禮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又檀弓上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注孔子嘗爲中都宰爲民作制按士棺六寸則民棺合四寸檀弓正與喪大記互相備是孔子特因當時棺制厚薄

待質錄

卷一

五

紊亂爲之修明周制耳

鄭氏作字微誤

非敢創作也孟子所云殊

爲難曉孔氏廣森謂中古指周公以前按如此于喪大記檀弓誠爲可通然下節言不得不可以爲悅不得與無財對文是捨趙氏王制所禁不得用之更無可他解若如孔說非周公所制則于孟子正爲不得孟子又何以云得之乎孔又謂孟子學長春秋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孟子從殷其說終強四北豈又否類水一變矣終不可曉

儀禮士虞禮記將且而祔則薦偉按薦疑卽謂上文之饌

矣參

書四岳今本孔傳及馬鄭皆云四人朱子蔡傳皆云一人

偉按周語下太子晉偁禹與四岳爲一玉四伯史記五帝

本紀云四岳咸薦虞舜亦皆以爲四人又按咨四岳下皆云兪曰或師錫帝曰似是四人又四岳以各總方岳之諸侯得名書本有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四岳之名本依倚于此若止一人則名義奚取又詢于節與四門四目四聰並列輯五節與羣牧並列且云日覲亦似四人然如朱子說則四岳九官十二牧適合二十二人之數若孔馬則不數稷契皋陶鄭則不數四岳而以受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列之其不數稷契皋陶與孔馬同殊皆未安則又似一人爲得朱子又引異朕位句謂不成讓于四人偉按異朕位句語氣是泛讓泛讓則不必定在一人若專讓一人堯必不令更轉讓他人觀舜于百揆諸職皆不聽轉讓況天位乎此帝王宰世大權也惜晉悼昧此俟參

待質錄

卷一

六

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春秋祭禘亦如之正歲屬民讀灋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春秋祭醜亦如之賈疏謂州長一年四度讀法黨正七度讀法族師十四度讀法俾按如疏說則正月之吉當三度讀法餘五月吉日則兩度讀法正歲亦兩度讀法或云四孟謂寅巳亥申月然春秋于正月書春非孟春則何春且如其說則黨正一人同日兩讀法矣恐非似嫌繁複初疑黨正讀之日族師當已州長讀之日黨正當已經特概言之耳賈疏似疎然正歲州長黨正皆特書讀法又似實兩讀者然鄭氏鏐謂州長黨正所讀有教法邦法之分亦未知果然否也

禮哀公問會節 有成事 其順之諸說似多未愜俟參
禮仲尼燕居則無以祖洽於眾也鄭注祖始也洽合也言
失禮無以爲眾倡始無以合和眾方氏懋謂祖言有所繼
俱似未安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司服祀四望山川

則禘冕七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五章大宗伯未社稷于五嶽

之上而司服希冕卑于禘冕殊不可解鄭氏鑄黃氏度說

亦皆似未安見 欽定義疏 俟參

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凡祔已復于寢練而

後遷庶朱子復寢之說同鄭而云至三年而遷庶陳氏祥

道云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柩

待質錄 卷一 七

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偉按賈疏引穀梁文

二年傳於練焉壞庶是鄭所本朱子則謂穀梁但言壞舊

庶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

主邪竊按主三年者皆以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特祀于主

烝嘗祔于庶爲據故賈服杜皆主三年卽本經賈疏穀梁

楊疏意亦以三年爲是然偉細翫左氏亦未見必爲三年

朱子亦是意度之辭又本經于餞尸遷祔言之甚詳而練

若三年之遷庶則無文他經亦無練若三年遷庶之儀節

豈言之鑿鑿者反不足信乎似陳說不爲無見然孝子廬

在寢門外祔後猶朝夕哭主旣不在徒廬此空寢而哭之

又似不情疎參 五月 其風之漸廣也

五行相生金生水殊難解俟問

六月

書康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注疏蔡傳似皆未順妥俟問

孟子獵較及先籩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籩正朱注所引趙注張氏徐氏諸說似皆未安俟參

書考朕昭子刑今本孔傳我所成明子法孔疏子斥成王詩維天之命疏引鄭康成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吳氏澄云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昭猶後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蔡子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偉按二說皆似未安竊疑昭子或是謂昭考之子

顧命王三宿三祭三侔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待質錄

卷一

八

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齎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俛按此處舊說殊多可疑孔疏三祭各用一同則爲三同又云三奠爵詁上宗以同酌酒進王則爲四同矣按同奉于上宗陞自阼階其鄭重與介圭並恐不宜加一爲四其可疑一也疏以三祭爲祭成王之神翫傳意亦同而儀禮喪禮有奠無祭至虞始行祭禮故禮檀弓下曰是日也以虞易奠時成王未葬安得有祭其可疑二也上宗曰饗傳云讚王曰饗福酒疏引受嘏爲喻按虞祭尙不行受嘏禮矧成王在殯而康王饗福酒于情安乎其可疑三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與燕禮臣受君爵更爵自酢儀合而傳云報祭曰酢其訓義他無所見其可

疑四也授宗人同拜與燕禮臣酢君奠爵拜合唯奠爵與授同爲小異而疏以爲拜白王柩按喪禮在殯宮無拜柩禮喪禮唯室時用贈一拜餘無之蔡傳以爲拜尸喪安得立尸其可疑五

也王答拜孔云尊所受命疏申之云拜柩若然則太保拜柩王亦拜柩何所謂答蔡謂代尸拜尤非其可疑六也宅授宗人同拜與燕禮臣酢卒爵拜亦略合唯不卒爵爲異而傳謂拜白成王以事畢按告事畢當屬宗人不當屬太保躬行禮者其可疑七也王答拜與燕禮酢時君答拜同而傳謂敬所白按告事畢主人無答拜者其可疑八也然一再思之殊不得所解唯思古者子婦有嘉事若冠笄娶嫁及婦至父母舅姑必有以禮之或醴或醮或饗若己沒待質錄

卷一

則老攝之嗣位御極爲嘉禮之大者意亦使顧命大臣將其禮歟其文曰酢而上宗詔饗則或用饗禮也行其禮而不飲酒則以在喪中故觀當時冕服知不廢行禮以別無證據而三宿三祭三啗又不得搞解服不車僕有三祭于此皆無當姑記以俟參

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雞六句偉按生人唯力爲難強不能勝一匹雞之人豈能勉舉百鈞況烏獲曠世罕見尤非常人所能爲不知孟子何故取以喻爲堯舜因檢閱書籍聞氏四書釋地三續載陳幾亭說亦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諱焦氏正義欲斡旋之所列三說殊皆未安姚氏文田說差勝侯質

予既已知之矣慶源輔氏以予字貼不好善者說家引以

予字貼入說王氏步青是輔氏而非冢引偉疑冢引似得
之俟參 十一月

易復象于至日下云后不省方程傳人君不省視四方偉
按書堯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與此正相背豈至
日不宜省方之理舜時尙未見及歟王注雖訓方爲事然
巡守固事之大者 十二月下同

君子用罔王注君子用之以爲羅已者也釋文罔馬王肅
云无程傳罔无也猶云蔑也蔑視于事而無所忌憚也朱
義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京氏房云壯一也小人
用之君子有而不用劉氏牧云罔不也君子尙德而不用
壯偉按諸說似皆未安俟參

待質錄

卷一

十

戊子

左氏成六年傳其惡易覲杜解惡疾疾覲成也顧氏補正
引陸氏云言垢穢易見偉按如杜說則下不當云於是乎
有沈溺重黽之疾陸說俟參 六月下同

禮月令荔挺出鄭注荔挺馬薺也高氏誘云挺出挺然而
出也偉按如鄭說則挺字屬上如高說則挺字屬下俟問
禮會子問昔者魯昭公練而舉旅行酬非禮也孝公大祥
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偉按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子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參何人也朱注君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朱注以爲諱君之惡而此經乃疊傳非禮直言不

諱殊不可解 七月下同

左氏成七年傳以罔之一卒適吳舍偏罔之一焉注疏之誤江氏羣經補義王氏經義述聞已備言之然其自爲說亦殊未安其他顧氏杜解補正沈氏春秋左傳小疏所說亦未安俟質

禮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下又云水澤腹堅俾按腹堅則不能取魚俟問今北方水澤皆腹堅然無可取魚理其所用魚不知從何來南方固多于季冬取魚然水澤不腹堅也

左氏成十六年傳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
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杜解敗者壹大謂軍大崩
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就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
待質錄 卷一 上

以退己當死戰顧氏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
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俾按二說似皆未安俟質
禮郊特牲太廟之命戒百姓也鄭注百姓王之親也入廟
戒親親也俾按以百姓爲王之親似未安若作庶民解則
又不知何以于太廟戒之俟質 九月下同

左氏襄十年傳楚令也杜解亦兼受楚之勅命也顧氏炎
武云猶云從楚之盟故也俾按如杜說近節外生枝如顧
說則令字究強解俟質

禮內則接以大牢鄭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
虛強氣也王氏肅杜氏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大牢陳氏
澠云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俾按孔疏駁

王杜云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未必能以禮相接其說是也然謂初產三日之內即可食大牢具以

補虛亦斷無是理況讀接爲捷

左氏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

梁云接大戴禮官人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即捷給是鄭讀所本

于義亦紆曲乎如陳說

則下文明云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具似朔食與此接

子異時異禮尤不待辨初疑此接子爲接引其子出射然

不知此太牢具當何人食之又射必三日而接子則擇日

又似各爲一禮俟質又按下見子禮姆先相曰毋某敢用

時日祇見孺子似三月之末父始見子前此若未見者然

然云夫叁則不入側室之門是不叁固當入之豈旣入側

室而不見其子乎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注謂人君養子之禮者得之士之妻自養其子則固當在

待質錄

卷一

十一

側室中

又三日始負子又云卜士負之是子生三日他人固

見之矣豈他人可見而父反不可見必待至三月之末乎

此皆情有可疑統俟質

十月下同

禮玉藻帛爲褶帛字殊難解

唯君有黼裘以普省鄭注普當爲獮獮秋田也孔疏冬始裘

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眾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也方

氏慤讀如字謂春省耕秋省斂陳氏祥道則以爲郊祭之

誓戒省牲偉按裘以適體之寒温爲主謂因時示威則可

謂須威故用裘將六月出師亦著裘誓眾乎方陳說亦未

安俟質

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孔

疏引庾氏庾蔚之著禮記略解十卷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釋文崔云

崔靈恩著三禮義宗三十卷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謝氏撰禮記音義隱一卷見隋

志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盧氏植云大夫以魚須及

文竹為笏應氏鏞云尔疋魚曰須蓋魚之所鼓息者在須

故也王氏引之以須為頰字之譌頰班古字通偉按王又

引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為簪司馬相如子虛

賦靡魚須之橈旃似魚須亦本可飾器俟質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入孟門杜解孟門晉隘道不言處所

司馬貞史記堯世家注孟門國策在朝歌東北偉按史記吳起

列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國策司馬彼注劉氏按紂都朝歌今

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而此直指為朝歌

待質錄 卷一

東北者胡氏渭云司馬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

以應之叁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

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竊謂胡駁司馬

說是已然以白陘當之則嫌少據且白陘為太行第三陘

見通征訛叁師入白陘是已過太行矣何以下句又云登太行

乎又下云戍鄆邵鄆邵在王屋山南太行與王屋大勢相

連叁師由白陘入晉是已在山北又何以遠戍山南之鄆

邵乎俟質又按必以白陘為孟門則上句云為二隊者當

為叁師分二支入晉如子貝自石溪子越自仞之比太行

杜及司馬皆謂在河內郡地理志謂在河內郡野王縣野

王即今河內縣叁師一支由白陘入山北一支循山南至河

內踰太行而入晉誼武軍于熒庭則兩軍會合也其戍郟
邵則以備南師之退路封少水則以備北師之退路深入
敵國熒庭在翼城縣東南去晉都不遠宜兩備退路以防為所扼也統俟

質十一月

待質錄

卷一

古

待質錄卷一

居求錄一卷

諸暨陳偉

丙戌冬創始

立政言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想不知爲何等言語實按之不過勤于求賢簡于治事兩言而已殊可味

十二月下同

讀無逸須與立政參看否則易入繁密苛細一路後世願治之主往往有蹈此者

丁亥

自漢以來節義之臣一代多于一代任事之臣一代少于一代其中恐不無務實務名之判而民生之利病中華之居求錄

卷一

一

強弱繫之物極則返後世當必有推原其故而知所以然者

三月下同

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故其風俗之成仁而不弱觀襄仲得岐豐之初而小戎一詩雖婦人亦知義勇可見使非厲幽之迭起爲暴平王之輕棄故國周之爲周正未可量夫周以尙文名而不忘武功乃如此後世一戴儒巾便以武事爲諱其所以規下教者一味溺于寬柔濡緩以是爲文爲仁而其卒也乃至社稷山河拱手與人而莫可如何嗚呼亦獨何哉

憶髻鬢時聞先母言有某者

實有其人忘其名

取人山樵采遇峭壁

猱緣而上見一枿株據而斫之忘身之援株而立也株斷

人與俱墜遂以死偉按人臣敗公以成私者率皆賴此而小吏亦有然者

已然成局庸人亦能高論未來世變賢哲或難逆觀孟子曰仁人無敵于天下又曰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此自是三代上語于後世開創無所施之

晉士匄以中軍將讓荀偃其下韓起欒黶亦遂讓趙武古今以爲美談偉謂此晉衰之始三家分晉兆于此矣夫人主選擇執政宜家慎于先故其未命之初不嫌博訪周咨而至旣命之後則斷不可令其下得自相推讓蓋受其讓者不能無見德于下之心讓其位者亦不無樹德于上之意存樹德于上之意則威福或至自擅懷見德于下之心

居文錄

卷一

二

則威令或先自沮觀此後欒偃馬首欲東固屬跋扈顯然卽士匄之數戎子駒支及答叔孫穆叔賦鴻雁詩其語氣間亦皆有肆然無上意洎乎趙武爲政頗有可稱而事事皆偏于柔弱幾有奄奄不振氣象蓋其中正不無左支右絀處夫執政之威令君之威令也此漸旣開則餽糲及米勢不至三家分晉不止觀大舜命官幾費疇咨而旣命之後則雖以稷契皋陶之賢聖竟不聽司空之讓可謂仁至義盡矣

四月下同

楚殺子玉子反故楚至亡無臣下敢僭上者晉不殺荀林父故其後遂下陵上替觀此知爲人主者斷宜寓仁于威萬不可輕廢其法紀土渥濁之言所謂一指蔽目不見泰

山者也若秦穆之不誅孟明則事體又復不同蓋伐鄭一役穆公信杞子諛言貪利昧心遂復諫而興師其實萬無可勝之道非將帥之辜也夫人主已實債事不自認過反歸辜于臣下而誅之與臣下實有辜以姑息而赦之其弊適等况讀秦誓一篇穆公之自悔甚爲痛切夫人主苟自悔痛切則臣下之志氣自皆凜然整肅此天理人情之必然者也故雖小有曲赦而不至開陵替之門與夫處常履尊安然肆然而不知自飭其紀綱者固迥然不侔

如軍國家庭恩威有當偏勝之處無可偏絕之理偏絕者必敗五月

不自潔者不能作事好自潔者不能作事勵自潔之實肯

居求錄

卷一

三

不愛自潔之名意者其庶乎六月下同

日極南則人去日遠而寒日極北則人去日近而暖此定理也然日之極南極北在冬夏至而寒煖之極則在大寒大暑必差遲一月者一日之間日中在午而極煖在未同此蓋天地之氣必

積斯充德必積而昌惡必積而敗其理同也

礮火之用迄今日可謂盛極物極則返不久當有制之者

矢石刀槊器也器則可以器勝之礮火藥也藥則亦當以

藥勝之昔人所論皆思以器禦之宜其不敵特天運不到則人智不開然此

物傷殘已甚知不久雄世宙也

爲治貴得藉神農嘗百藥而黃帝乃創內經黃帝命大撓

作甲子而顓頊乃爲曆宗雖神聖亦以得藉成功也七月下同

有正藉有反藉正藉如上所云反藉如夏傲尊命殷承之以尊神殷傲尊神周承之以尊禮及秦政暴酷漢承之以寬劉璋弛縱孔明承之以嚴皆是民已被其利而未臻完美吾因而踵成之藉也民久習其弊而漸覺厭苦吾因而滌盪之亦藉也

正藉反藉皆易措手所取難者事有必趨墮壞之勢而愚賤未被其害賢智未以爲非此時欲救正之極爲棘手欲相機斡旋非大有才具者不辦

秦之暴虐千古僅見然其廢封建一事則深合神聖乘時立制之道封建廢井田必無可行之理

才智之人往往負氣自用當軸者度量稍隘卽易齟齬呂居求錄

卷一

四

夷簡王介甫輩正是坐此秦穆子休休有容之一个臣所以思至昧昧也

十二月下同

有容須打鍊到實在胸中毫無芥蒂方得外兒謙和全不相干秦誓曰其心曰實能極可翫味項羽之恭敬慈愛不及漢高之嫚罵者其實在処異也

漢高之嫚罵是推極言之非謂嫚罵可師然匡居打鍊正須煞手先從心坎上著力外兒且稍放後若先學就一謙謹光滑殼子則其後更無進步処

戊子

聲己之哭孟穆伯設帷敬姜之哭公父穆伯亦設帷其時聲己在前而檀弓謂帷殯始于敬姜一出于妒疾之忿心

故人無效之者一出于羞嫌之本心其時敬姜年尚少故遂以成

俗觀此可以識轉逐風俗之樞要矣聲已云帷堂敬姜云帷殯帷堂謂于堂上

設帷以遮掩其殯即帷殯也孔氏穎達強分之且謂聲已哭在堂下按喪禮婦人不下堂下堂不哭其說未是

五月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必者預可操券之詞餘者

不能猝計之詞此但當寬著度量放開眼界無論獲報不

獲報遇福遇禍總因時量力而漸積之聖人之言自不至

或爽今人多以狹隘之胸急迫之念于見聞間求之宜其

多所致疑也九月

凡立法須可使天下萬世人人如我然正須知天下萬世

必不能人人如我十一月

居求錄

卷一

五

事有誤國家禍蒼生而可流芳百世者亦有國受其利民

被其惠而當遺臭萬年者故打破生死關易打破毀譽關

難十二月

巳丑

世俗所言太平景象細按之多是衰敗根基主持者何可

不察于一家一身亦然七月

皇清定鼎崇燕京襟河帶海負長城西南直隸治保定十

府六州拱

帝闡省北易宣宣西承京東遵化又永平省東天津東南

河南省南直冀冀內深西南定正西接晉正南趙順廣大名

大西河南大東參關東奉錦是盛京直南山東治滏南

東北武定接海寬正東青州又萊登南沂究寧內泰安西
方曹東與臨清十府二州蘇豫參江蘇分治蘇江寧中
界常鎮與浙鄰東南松江東太倉東北通州更海門揚淮
漸北海界叁西北徐州與豫分西割安徽東負海八府三
州又一廳安徽五州八府屬安慶六安接湖北西北潁
州兩界豫潁東鳳泗與蘇薄泗南滁和更太平廣德連浙
西寧國寧西池州徽極南東浙西江分員幅唯有廬州居
正中合肥自古相爭逐江西一州府十三南昌接鄂北
九南省東饒廣界徽浙省南撫建與閩連迤南寧贛南接
粵贛西南安北吉安吉北袁臨臨北瑞南安吉袁界湖南
浙江之府十有一杭州建治湖州北湖北連蘇東嘉興

居求錄

卷一

六

紹寧台温沿海列温西処州接閩疆仙霞一關三省接処
北衢嚴界江徽唯有金華當正脊江西東南卽閩中福
興泉漳傍海雄漳北龍巖龍東永龍西汀州與粵通汀北
邵武邵東延建寧福寧界浙東十府二州五負海更有臺
灣隔海中廣東廣州治正南省西肇羅高雷廉西北廣
西南面海雷南瓊州海中懸省東惠州北接江惠東嘉湖
與閩聯省北韶州北界湘韶東南雄韶西連九府除韶都
負海四州更有佛廳添廣西一州府十一省治桂林與
湘接省南平樂界廣東平南梧州梧西鬱鬱西南甯又太
平太平兩界越南國太北鎮泗西接雲泗東慶柳與貴通
慶南思恩柳南潯兩府實居省之脊雲南省盡西南地

四廳四州府十四省南激江省東曲曲北東昭界川貴曲
南廣西迤廣南南西開臨元普洱普西順甯順北永蒙景
鎮沅介其裏東界粵西南越南暹羅南掌緬甸次永西騰
越北大麓猱夷怒夷前藏界麗東永北永南楚楚東武定
與蜀比 貴州貴陽粵西鄰省西安興西接雲安北大仁
北界蜀仁東遼思松銅仁銅東接湘西石阡石南思州鎮
黎平黎西八都都北越一州十二府三廳 湖南九府州
廳四省治長沙與江北省南衡州郴桂陽南接廣東西永
繼永西寶靖靖北沅南界粵西西界貴省西辰州四直廳
永乾鳳冕宜詳記辰北永順界川鄂省北岳州西常澧

湖北一州十府疆武昌接江西漢陽漢西荆宜又施南西

居求錄

卷一

七

接四川南接湘宜北鄖陽斜界陝鄖東襄陽更德黃東界
安徽北界豫荆門安陸居中央 四川成都省之中省北
茂縣理松龍龍北接甘東保城保東綏夔北陝中夔東界
鄂南石西西東接湘西北忠西西重慶南界貴重北順慶
順西潼省南資嘉敘瀘永敘西馬峩雷越同越南甯遠南
接雲越北打箭雅眉邛十廳八州府十二西接西夷地莫
窮 甘肅蘭州南鞏昌東南階秦東平涼平北固甯東涇
慶南蜀東陝環其傍省西西甯北涼州涼西甘肅介邊荒
八府一廳六直州安西鎮西接新疆 陝西西安南興安
興東接鄂南四川東南商州東北同東接晉商河南西
北乾邠西鳳翔鳳南漢中西界甘省北鄜延綏榆林七府

五州此極邊 河南開封古汴梁九府四州七接疆河北
衛懷又彰德東直西晉介中央省西河陝西接陝西南汝
南南接襄省東歸界叁蘇徽省南許陳汝甯光 山西太
原太北忻北代甯保大朔平東直西陝北極邊省東平定
南遼沁沁南潞澤界河南澤西平絳解蒲城平北霍隰更
汾州九府十州外七廳 補錄

居求錄

卷一

八

大清
天德
氏圖
書館
藏
書
山
章

居求錄終

